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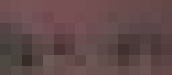
在漫长的路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三才圖會





在漫长的路上

王西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漫长的路上

王西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格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1/2 插页 5

字数 248,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55,000 (内装本 5,000册)

定价 (精) 1.85 元

內 容 說 明

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是全国解放前夕那个动荡的年代。内中人物，对我们读者说，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像主人公用祖光这种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既渴望祖国的富强，又看不清它走向黎明的道路；既不願依附反动派，又不能毅然投身革命。他踟躕徬徨，竟凭借个人奋斗，闖进了改良主义的死巷。作品就环绕着这个人物，描繪了当时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們中間有楊良能那样的向反动派卖身投靠的无耻之徒，也有宋承基那样的真正的革命者。

这是作者计划写作中三部有連貫性作品的第一部。曾經出现在这部作品里的人物，还要繼續他們漫长的路程。更其复杂、激烈的斗争，将在第二、三部作品中展开。

目 次

一 重 逢.....	1
二 回 忆.....	10
三 銅环叮当响的黑漆大門.....	20
四 田祖光的計劃.....	33
五 坐轎子的來客.....	45
六 联保主任.....	55
七 乐观的信.....	64
八 在楊良能的客厅里.....	69
九 兩代人.....	80
一〇 阴暗的旧宅.....	88
一一 向族紳們打躬作揖.....	97
一二 幽靜的小院落	108
一三 風雨如晦的日子	115
一四 老同窗宋承基	122
一五 为了吃飽肚子	133
一六 又一次冲击	142
一七 不同的世界	153
一八 叛逆者的故事	161

一九	冬天的阳光	171
二〇	在墟場里	182
二一	鞭子捏在自己手里	192
二二	新的消息	201
二三	“戡乱”委員的女婿	209
二四	再訪楊良能	217
二五	难忘的夜晚	228
二六	苦果和甘泉	242
二七	瘋人的願望	251
二八	犯了通“匪”大罪	262
二九	憤懣和关心	270
三〇	父女之間	281
三一	葫芦里的药	289
三二	陷 坑	297
三三	一丘之貉	306
三四	风 暴	315
三五	“高飞远走”	325
三六	手足之情和翁婿之誼	335
三七	屠 杀	345
三八	警 告	353
三九	总算决裂了	360
四〇	連綿雨	371
	尾 声	383
	后 記	395

一 重 逢

我跟田祖光重新見面，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我們是中学时代的同学，远在抗日戰爭爆发前夕，就分了手。抗战开始后，家乡很快就淪陷了；接着，就是天南地北的奔波，彼此不但很少見面，連书信也不大通。时光流逝，眨眨眼，八年过去了，抗日戰爭刚告結束，解放战争接着发生。一九四六年秋末冬初，由于失业，我回到殘破的家乡；而在回家乡后的第四天或第五天，田祖光突然来到我乡下老家——事前根本沒有得到通知，甚至連他是不是还在家乡，我也不知道。

“呵呵！是你呀，祖光！”最初一瞬間，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家伙！我总算看到你啦！”他紧紧地捏得我的手发痛，全身扑将上来，好像一下子要拥抱起我，“你总算回来啦！倦鳥归林啦！亏你还认得我，还叫得出我的名字呀！”

“为什么不认得？我們不是换过兰譜的八拜之交嗎？分别了这么几年，哪里就会忘記呢？”

“謝謝你的好記性！好极啦！你总算回来啦！”

他重复說道，連聲音也有些打顫；在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里，也已經閃現出激动的泪光。他原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

也分不清是誰拉着誰，誰推着誰，总之，我們挤进充当客厅的堂屋，在兩張挨近的旧式靠椅上坐了下来。一开始，我簡直說不出話，連喉嚨也感到有些壅塞。为了掩飾这种窘迫，就起身給他张罗茶水。在門帘的細密的縫隙里，也早已經填挤着孩子們好奇的小眼睛，漏泻进一陣陣輕笑碎語。

“你怎么知道我回家来的？”給他端来了茶，我問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不住地用手帕擦那冒汗的方形額角，“你不知道我学会算命啦！一連三天，我的左眼皮直跳；招指一算，就算到你回家来啦。你看，我算得准不准？有沒有錯？”

“沒有錯，准极啦！不过，还是請先喝口茶吧，你看你那股热劲儿！”

“为什么会沒有热劲儿呢？你可知道，一听到你回来的消息，我簡直是三步并作兩步飞起来的！簡直恨不得长出兩只翅膀！你看，十月天气，我竟跑得滿身大汗！”

“太好啦，請先休息一下吧。”我又給他端了一次茶。

“算算看，”他接过杯子，却並沒有喝，馬上又放回桌子，“我們差不多整十年沒見面啦！今天好容易見到了，还能不痛快快談一談！你可知道，我这肚子里裝着多少話呵！”

“可是，一部二十四史，一下子从何談起呢！”我慨嘆道。

“二十四史也还得談！”田祖光刚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又擦了一次額角上的汗珠，“我們慢慢地談，仔仔細細地談，談得

愈仔細愈好！不是一天兩天，而是十年！人生在世，十年可不是個短時間，何況這又是一段多麼不平凡的歲月呵！”

不過，話雖這麼說，因為過度激動，一開頭，彼此簡直無法清理過去的記憶。田祖光一直不肯安靜，他一下子從椅子上站起，一下子又坐回去，還起勁地舞手動腳。雖然一別十年，看起來，除了瘦削了些，他彷彿什麼都沒有改變。

“你什麼都沒有改變，簡直跟十年前沒有兩樣呢。”我說出自己的感覺。

“真的嗎？什麼都沒有改變嗎？”他的激動還沒有過去，“這可應上了那句老話：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很有些改變了；有時候，卻又覺得並沒有改變，好像這一輩子也不會改變，不能改變啦！”

“可是，多少人都改變啦。”我說。

“那自然呀，”他很快接嘴道，“人是各色各樣的，何況又生在這個大變動的年代里！就拿我們中學時代的同學來說吧，當時大家都坐在一個教室里上課，一塊兒吃飯睡覺，好像彼此都差不多；可是，如果現在大家再聚攏一起，不知道每個人的變化會有多大！你可還記得，在中學里，我們有個叫楊良能的同學嗎？”

“楊良能？他怎樣啦？”

“他就是個變化最大的人！離開中學以後，我就不太碰見從前的同學，只跟楊良能還有些接觸。告訴你吧，現在他可走了運，飛黃騰達啦！說不定，見了面，你也會認不得他啦！”

“你是說，那個瘦猴猴，我們大家都管他叫‘韓蘭根’的楊

良能嗎？”我竭力搜索自己的記憶。

“對！就是他！就是那個‘韓蘭根’！虧你還記得他！現在，他可再不是瘦猴猴啦！他已經發了福，變成一位腦滿腸肥的胖公啦！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嘛！中學里我們跟他同學的時節，他可真是只瘦猴猴，就好像從來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似的！你總還記得他那張三角形的剪刀臉，那副皺眉雲眼的神情吧？誰見了都會說：‘真是個花果山上下來的！’可如今呢，所謂時勢造英雄，他已經成了一位地方上的頭面人物啦！生活里大概總有這麼一個邏輯：人一有了地位，就必定會發福。你沒有看見他那副心廣體胖的大派頭，連說句話，連走路，也都是斤兩十足的啦！”

“那麼，他要不是做了官，一定是經了商啦？”我推測道。

“你猜得不錯，”田祖光起身給自己端過茶杯，用嘲弄的口吻回答說，“他在抗戰結束時做過官，現在却正經着商。他發迹得可真快，只不過兩三年工夫，就好像變戲法！我們總愛說這是個大時代，也真是個大時代——是個傻瓜吃苦、聰明人享福的時代！”

“且慢發牢騷，你先把楊良能發迹的經過說一說吧。”實在有些摸不着頭腦，我就提議道。

“不是發牢騷，我說的完全是事實。你問楊良能怎樣發起迹來的？常言說得好：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發迹總歸有發迹的竅門，哪里是你我這樣的人弄得清楚說得明白的？頂多，我只能告訴你一些他近年來的經歷。”

於是，他就說起楊良能的事情來了。一個人情緒激動得

連說話也感覺困難的時候，只要抓到什麼關於別人的題目，就會利用它來發泄自己的激情。這會兒，田祖光的情形，就是這樣。儘管楊良能以前的歷史，我並不是完全不知道，田祖光還是講了很多。他說到楊良能從中學畢業以後，一連屈尊當了五年鄉村小學教師；因為弄大了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的肚子，才打破飯碗。實際上，那份清苦的职业，當然不會適合他的脾胃。鄉下既然站不住腳，他就索性跑到省城裡去做冒險家，從公共汽車的售票員，變成某機關的雇員。接着，日本人打來了，省城淪陷了，他跟着機關遷到一個偏僻小縣裡，忽然變成那機關首腦的私人秘書。這就是成功的起點，他总算抓到一個施展本領的好機會。不上一年，他写信給田祖光，就用那機關首腦的“莫逆之交”的資格，向田祖光大大地描繪了一通自己光輝燦爛的前途。……

“怎麼？他还跟你通过信呀？”

“豈止通过信？”田祖光举手掠了一把披到前額來的長髮，連聲音也有些變了，“我跟楊良能還有過一番不尋常的友誼呢。這也算得上是我生命史裡一段不平凡的經歷！那時節，他逢人就給我吹噓，說我也是他的‘莫逆之交’，難得的老同學，還給我幫過忙——”

“幫忙？”我插嘴問道，“他能幫你什麼忙呢？”

“你可記得在浙閩邊境那個小山城裡，我們曾經匆匆會過一面嗎？那一次，我們剛分手，我就給人家戴上一頂‘危險分子’的紅帽子，丟到監牢裡去了——關於那一段遭遇，你大概還沒有忘記吧？在監牢裡呆了一年半，十八個整月，好不容易恢

复了自由，我就打算索性跑得远一些，去吐一口冤气，过一阵自由自在的畅快日子。可是，白白称心，还没有跑过省界呢，人家留难我，又在一个小客棧里把我扣起来啦，說我是越獄外逃的匪徒，要把我当逃犯办——也就是說，要砍我的脑袋。情节严重得很！你猜，是誰把我搭救出来的？告訴你，正是楊良能！他和他的机关正好迁駐在那里！唉，在那样一个要命的地方，碰到那样一場要命的灾难，却跑出一位不意的救主，請你想像一下我的心情！而且，他不单搭救了我，还要把我留在他那里——”

“对不起，你說这些，跟他的发迹有什么关系呢？”我截断他的話。

“我不是为別的，只是証明楊良能的重視友情！”田祖光的臉孔突然漲紅了，連忙举杯喝了几口茶，仿佛小孩子給人撞破隐私，竭力想掩飾自己的窘迫，“那时节，他对我可殷勤呀！好像不是他搭救了我，倒是我搭救了他，簡直把我当作恩人看待！他把我介紹給他的上司，把我跟他的关系說成异常亲密，說我的遭难只是由于什么‘名士脾气’。他还把我吹嘘得无微不至，說我是‘学者’，是‘文化人’；总而言之，他把他认为最尊貴的头銜，全都奉送給我，簡直慷慨极啦！”

“后来呢？”我追問道。

“后来……記不得第几天啦，总之是在一天夜晚，他就向我提出他照顾我的办法，他說他上司很看得起我，有心提拔我，只要我肯改一改自己的‘名士脾气’——天晓得他竟給我想出这样一个好称呼！只可惜我是个傻瓜，竟不願意領受他

的好意！当时，他的确說得很委婉，也裝得很誠懇；他不只从眼前的利害上來說服我，还用朋友的交情来打动我。說到后来，連眼圈儿都紅啦，摆出一副伤心得要流泪的样子。可是，沒有用，对我这块不会点头的頑石，他还是白費了一番心机！”

說到这里，田祖光住了口，解嘲地笑将起来。

“不过，我还是簡簡單单把楊良能的近况告訴你吧。”他放下茶杯，繼續說下去，“抗战胜利后，外迁的机关不都复員回省城了嗎？这当然是个渾水摸魚的好机会。楊良能的上司就抓紧时机，搶到了管理敌侨的肥缺，楊良能也就变成敌侨管理分处的主任。短短两个月工夫，日本的侨民一遣散完毕，机关一宣告結束，他就挑箱帶籠，回到家乡。你是知道的，他在家乡原来就有妻室儿女，这时就大規模購置起田地房产。他又跟兄弟合股，在城里那条热热闹鬧的县前大街，开办了一家門面闊大的綢緞庄。他又打着发展交通的招牌，利用一条从前軍隊开辟起来的公路綫，弄来几輛半新不旧的大卡車，經營起一家‘良記长途汽車公司’。此外，他还給我們母校捐了一笔款子，算是报答从前栽培教育的恩典；現在，校門口已經豎起一块給他紀功念績的石碑，上面題着四个大字，叫做什么‘造福桑梓’。前几个月，他給他老上司竞选‘国大代’^①，到处奔走活动，听說也花了很大一笔錢。不过，他並沒有經常呆在家里，他在家乡和省城兩处来回跑。省城里，他也有个家庭，有一房妻室儿女——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已經經營好他的狡兔

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国民党反动派召开伪“国民大会”，伪“国民大会代表”就被嘲称为“国大代”。

三窟啦。”

接着，田祖光又說到，这位幸运儿也并不是沒有遭遇过風險。在接受敌侨财产上，就招引来不少非議。从首都南京派出来的检查大員，也曾經給了楊良能他們那些撈到一大把的人一点儿小麻煩，小憂慮。在这关口上，一个人的才能就有了施展的机会。楊良能找到一条好門路，向检查大員告了一場密，結果，他上司有个敌手，自然也是插手管理过敌侨工作的，立刻落到监牢里去了；他跟他上司的既得利益，就此得到了可靠的保証。同时，他上司一当选上“国大代”，他自己也就坐上了省参議員的宝座。……

“你看，”田祖光舞动一双臂膀，“这不是一个很难得的幸运儿嗎？跟楊良能一比，我不是可怜的傻瓜嗎？正因为这样，我回到家乡，僥幸找到了一个噉飯处，我們原来就应该加引号的友誼，就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

“我們——我跟楊良能——的关系变成很微妙。”

“怎么个微妙法？”

“現在，我們彼此見面时，表面上依然是一对‘莫逆之交’，是难得的老同学；大家的心里却都有些不是滋味，都覺得自己是在裝假：笑是假笑，話是假話。总之，好像彼此之間已經隔起一堵三尺厚墙。至于为什么会弄成这副尷尬局面——对不起，說来話太长啦，还是等下一次的机会吧。現在，我該告个段落啦，可要听听你的啦。久別重逢第一面，哪能让我一个人喋喋不休呢？”

田祖光突然醒悟似地住了口，額角依然濕着汗，臉孔依然騰着紅。他重新端起茶杯，咕咕有聲地喝一個干。他說他要聽我的，實際上，他還是繼續說了不少，好像一個推車下坡的人，一下子實在煞不住自己的步子。從他到達的那一刻，一直到他告辭離去，整個時間，幾乎都是他微帶沙啞的熱烈的聲音。

他臨走時，給我留下一個縣城里的住址，要我盡快去回看他，說是彼此應該好好談一談，把積存在肚子裏的話，都吐個一干二淨。

“我給你三天的期限，”他又一次握得我的手發痛，“一定要來，非來不可！就算是一部二十四史吧，我們也要把它翻一個遍，讀一個透！十年沒有見面，今天見到啦，原該談談自己的事情，誰知道竟談了一通別人的，這該多麼冤枉！下一次，我們就不要再談他楊良能啦，就專談自己的，”

這就是我們久別重逢第一面。我要重複說，田祖光簡直是突然出現的，他一下子闖到我的面前，使我不能不重新整理起關於他的全部記憶。

二 回 忆

田祖光生长在地主家庭里。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在科举时代，都曾经有过功名，出任过外省的县官。父亲虽然有过“神童”的名声，但正当他年纪轻轻的应了府考，远大的前程刚刚向他展开，制度就突起变化，朝廷提倡洋务，把“八股”改成“策论”了；不待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使他灰了心，就决意留在老家“耕田种地”。“衙门钱，一阵烟，耕田种地万万年”，在这样的俗谚里，他找到了自我解嘲的理由。他还在大门上贴起一副大红斗方，一边是“青藜照读”，另一边是“红杏催耕”，一心保持所谓清高的“耕读家风”。不过，虽说是“耕田种地”，自己既是个书香子弟，瘦弱的身子和细白的腿臂究竟不适宜艰辛的操作，不能真正下田去扶犁举锄；后来又曾经上省城进过法政学校，准备将来当一名法官，或是挂一块律师牌子。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志愿依旧没有达到，他也就依旧退回乡下。不待说，不论他怎样自命清高，怎样标榜“耕田种地”，实际上，祖先遗留给他的声誉和田产，足够他舒舒服服坐食一辈子。不过，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当然不会满足那种